續集 五六

共十一

詩經講義八

詩經講義續集五

外孫男 君廷琦 謹述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孔子曰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出家語陸賈新語云鹿鳴以仁求其羣然則笙瑟張而酒殽方至猶鳴聲和而苹蒿乃食也

行亦謂道周行者周道也周行有二用寘彼周行卷耳篇則爲周之班行也示我周行則爲周之善道班固辟雍詩曰示我漢行實謂漢之善道也

示我周行者乞言也燕饗有乞言據內則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乞言者乞善言之可行也此詩蓋燕饗乞言之禮故曰人之好我者願示我以周之善道也乞言而所述者先王之典章可行故曰周行此卽私惠之不歸德也

燕禮鼓瑟而歌然後笙入于縣中而奏若饗禮則用鍾鼓見彤弓篇此詩之鼓瑟吹笙卽燕禮之樂也瑟笙既奏遂乃承筐而行玉帛之幣然後行乞言之禮也

首章而既乞言矣次章而論周行之道德故姑停笙瑟惟

聽嘉賓之德音德音者道德之言卽示我之周行也聽嘉
賓之德音則皆足以示民不恌示民卽示我者君子所當則傚也
蓋以三王乞言而亦憲內則云憲法也○則則傚者憲之謂也既發
德音則乞言之禮畢矣燕飮之禮賓主獻酬而於旅也語
然則乞言之禮蓋於旅酬而行之故旨酒燕敖也
三章而乞言既畢極其燕樂故琴瑟迭奏既鼓又鼓連鼓
連飮如之何其不樂也燕賢惟在娛心也

四牡

周道者周之道也此蓋西周時之詩故言周道也鵻卽鵓
鳩孝鳥詳講義御問所以詩之託興而載飛載下則從其母鳩

也集于苞叢則得其安處也我則不遑啓居不遑將親覽
物興感也爾雅訓啓爲跪跪是危坐則啓處者危坐而處
也危坐而處之猶不遑則不得寧處可知也
栩木高仰有父道焉杞木俯垂而包下（易姤卦以杞包瓜）有母道
焉（商子曰橋木高上者父道梓木晉俯者子道此亦一例）所以集栩而言將父集杞
而言將母也苞叢則蔭厚而鳥萃猶人之有父母蔭庇而
託依詩於草木鳥獸取義襯切矣人於父母事之養之之
恩義一也若其孺孩乳哺之情戀戀區區於母不忘所以
終之以將母來諗大抵詩道道得人情也祈父詩亦曰有
母尸饔人情所固然也且既言其母則父母一體相蒙也

蘜者離騷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潛之採菊東籬下者也皇華之堇卽今之俗名山菊徧生於原阪壠域者也

皇皇者華

皇本與黃通爾雅曰皇黃鳥豳風黃白之馬謂之皇駁然則皇者黃也皇又與堇通爾雅曰皇華也註云堇華則皇是堇而堇是華名又爾雅釋草曰堇華榮註云華皇也則堇華是草名而其云華皇也者卽華黃也之謂也然則皇華卽堇而乃是草華也皇皇又是黃黃也堇是草華而色黃故字從艸從皇也秋華之菊既名為蘜而載於爾雅月令則堇之皇皇者華非蘜而亦是黃華也意者種類與菊相近而華之皇皇亦於蘜有黃華之時故堇之既華則歲晚矣覽彼華之皇皇驚歲月之已晚原隰路遠使事之諮

諏者許多所以心爲遑遑猶恐不及也疾行駪駪良以是也草華之白謂常常者華與黃華之皇皇同例

走馬曰馳策馬曰驅諏謀度詢以量度使事也古者使臣之述職循行四方事務許多宣上德化也勞倈安集也振濟窮乏也黜陟善惡也聽決獄訟也訪問疾苦也憫卹鰥寡也勸督農桑也懲勵怠淫也鋤除姦賊也一一擔着爲己憂所以每懷靡及廣詢博訪也既諏而謀之則與衆計議也說文曰諏聚謀也既謀而量度之則以心斟酌裁制也既度而更詢則咨於親近也左傳曰咨親爲詢此其咨之周徧也

常棣

赤曰棠棣白曰常棣呂氏以常棣爲王李是也按論語引

逸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偏晉書作翩反與翻同豈不爾思室是

遠而此以華之翩然而反者譬人之相違而遠也角弓之

詩曰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然則翩反

相遠者兄弟之所戒也燕樂兄弟而取於常棣者取其不

翩反也蓋唐棣是栘則卽棠棣也棠棣之華易爲飄翻惟

獨常棣則華與蕚樹承附甚固未易飄翻呂氏所云王李

華鄂相承甚力卽是也然則呂氏之說以鄂爲蕚也字書

云韡盛貌華之在蕚堅固而不飄翻離披故方盛韡然而

未衰所以表稱以鄂而謂之韡韡也唐玄宗之華蕚樓實

取兄弟之義則華是棣華之謂也萼取韡韡之鄂也鄂之為萼不其信乎蓋鄂萼形似而假借也古文多此類也鄂不韡韡者其萼豈不韡韡然盛也詩之取於常棣專以萼之堅固不翩反也鄂卽萼也又宋詔冊周王文曰棣萼交芬鄂當為萼明甚

此詩召穆公虎之所作也按左傳王怒將伐鄭富辰諫曰昔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扞禦侮者莫如親親僖二十四蓋召虎是宣王時人也玁狁之難鎬京淪沈宣王時在東都雖已攘除玁狁姑未還都鎬京則萬事草創王室孤危所賴宗族之

藩屏所以糾合于成周作此詩以篤親親之義也（宣王之暫都東都見六月采芑等編）其曰死喪之威原隰裒矣外禦其侮莫非王室孤危而患難相救之辭也（冨辰說之載於國語則以為周公之詩二說相左此殊可疑序說亦以為周公閔管蔡而作俱是難信也）懷者悲傷也（卷耳曰不永懷不永傷）與死喪相對勘裒者剋也易謙卦裒多益寡是剋削之義也商頌裒荊之旅即剋滅之謂也原隰裒矣者戰於原隰而為敵所剋此其患亂也所以謂救也（求即救）若云積尸裒聚則與死喪意疊矣

鶺鴒即鵖鴒友悌而且非水鳥以詩本文之在原知之詳備講義而爾雅鵖鴒雝渠之郭註只云雀屬則此亦非水

鳥之謂也山野之禽曰雀此詩取比蓋以友悌也難者總死喪患
亂而言也爾雅云每有雖也閱爾雅云恨也謂相怨恨也
爾雅曰務侮也
三章之急難通言死喪原隰也五章之喪亂則分言之也
喪屬死喪之威亂屬原隰之裒也兄弟不如友生者唐棣
之鬩反也
接賓以禮曰儐字從賓儐爾籩豆者燕飲賓客也與次章之
妻子好合對立成文也爾雅曰孺屬也郭註謂之親屬蓋
於賓客燕飲必有兄弟然後和樂而兼有親屬之情燕樂
而無親屬之情則其樂未得團圝也孺與儐對勘真是着

眼處也

卒章而合言之宜爾｜室家者齊家之謂也兄弟在其中矣（大學言宜兄宜弟而引桃夭詩宜其家人之句為證）樂爾妻帑者齊家之本在於夫婦也亶其然乎者指前兩章所云兄弟既具既翕而結言之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則兄弟參三而居中不能宜兄弟則無以為刑妻御家之道也

伐木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蓋周諺也而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並左傳文見隱十一）今此燕娛同姓而諸父異姓而諸舅先舅而後兄弟則主人量擇親疎尊卑之等其猶工之

伐木量度材用所以三章皆以伐木取興也
鳥之嚶嚶固是求友之聲而郭璞以嚶嚶為兩鳥之鳴然
則丁丁亦為兩斧之聲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註
云以喻朋友切磋相正蓋兩斧之聲兩鳥之鳴以其相應
而取義於相切相正也出自幽谷以喻賓朋之來自私處
也遷于喬木以喻其咸登主君之燕席也邀賓相歡其猶
彼鳥之相呼求友也人而求友切磋以正直所以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也小明曰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蓋
此詩之同義也
此則食禮也食禮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

主王制註故曰食也設酒而不飲者以初筵而言也以飯為
主者兼酒與飯而言之初筵而不飲至終而乃飲則所主
者飯也食禮本殷禮而周人修用之也王制云曰陳饋八簋
曰乾餱以愆是其飯也曰釃酒曰酳我酤我曰既有肥羜
肥牡軟毳之羜則以速諸父牡則速舅親疎之等也則有酒有殽也終末而乃言
飲則以飯為主也
八簋者太牢九鼎天子諸侯之禮也其爵九獻其食八簋
也聘禮享賓用太牢又公食禮上大夫八簋簠盛稻粱簋
盛黍稷為四器故大夫之禮用四簋此則一物各一器也
秦風之每食四簋是也陳饋八簋則四物兩用非用他穀

也
伐木許許者既伐木而用力邪許也伐木于阪者既伐木
而出于坂也阪者野原也以開田疇以種菜茹本無樹木
也始之丁丁然者斧之始伐也故空山之木鳴應而有聲
也次章則木之既伐而曳運之故許許然只有用力之聲
也三章則曳運之木而出寘于阪也
二章之曳運則伐而裁斷者也此乃工之度材而主之擇
禮也先諸父而後舅羜牡以等親疏陳饋八簋而斟定天
子公侯之禮無非山木裁度之義三章而出寘于阪則工
已度裁而主已擇禮者也於是乎食之飲之以成禮乾餱

無愆則食禮之成而小大具飽也因之而鼓樂飮酒也

天保

天保卽天命帝王革世建國定其保佑之稱則武王之時旣未定天保矣見講義此詩乃成王定洛邑之後祝辭也洛誥周公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王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公旣定宅此卽天保定爾之事也召誥曰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保實指保定而言也此詩全編專以祝福乃新定天邑而祝顧也武王之未定天保是寧定之義則天保定爾卽安定也固者新邑基業之鞏固也爾雅曰祿祉履戩福也戩穀者福之以善也除是除置之意除置者除而區別以置也除

而別置者將以賜之也首章而言天保之始也天之眷周以厚福必除別而寘之然後可以降之所以其始之無福不除也二章而降其所除之福則維日不足而山阜岡陵也日復一日明日來無盡盡者不足也無盡則無不足也福之降也日復一日明日又明日日則設或有窮盡不足之時而福之降則無窮盡之時福降之無盡而日日計之則日之無盡還不如福之無盡將有不足之慮此所以為遐久之福也

蠲爾雅訓為明郭註云清明貌吉蠲者卜其吉日而清明齊戒也張衡思玄云湯蠲體以禱祈亦清明其躬以事神

之意中庸曰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楚茨信南山皆曰祀事孔明祭之義所貴者淸明也蠲之義不其淵矣乎是用孝享者定都之第一大擧卽祀典也洛誥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又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是也所以謂禴祠烝嘗也蓋古者受福必於祭故祝福斯擧祀享而言也君曰二字卽自其口出明明告人之語致若謂先公先王則神意以降福而已豈可以曰而諄諄然乎尸之稱號以皇以公楚茨之祀先王則曰皇尸旣醉鳧鷖之祀先公則曰公尸皇公卽君稱而皇尸公尸皆君尸也今祀先公先王而其尸各別則兼皇公而稱其尸空云君尸此之謂君曰也此卽尸之嘉告也

祭而受福凡有二次尸與工祝皆有所告也始之祼鬯而皇尸嘉告則首以壽錫次而俎豆既薦九獻禮畢工祝致告則錫以多福楚茨二章而先祖是皇神保（即神靈）是饗則介福萬壽者皇尸之嘉告即此詩之于公先王而君曰卜爾萬壽也其四章而工祝致告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即此詩之神之弔矣詒爾多福也（旱麓篇之受福亦然此外皆然今不悉錄）神之弔矣詒爾多福蓋以前章尸既嘉告以卜爾萬壽矣此章則工祝之致告也神弔者致告之辭也今蓋工祝告之曰神之臨弔爾祀而詒福也楚茨之工祝致告而曰神嗜飲食即此詩之致告曰神之弔矣也其曰卜爾百福即此

詩之告曰詒爾多福也上既云卜爾萬壽今又更立詞頭
以神弔詒福是乃尸與工祝之各自嘏告也
言多福而曰民之質矣者誠以人君之福莫如民協于德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是也楚茨之工祝致告卜爾百福則永錫爾極皆此義祭統
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
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
道也句詒多福而必以民之質矣黎姓徧德卽其受福而
必以順於道者也
民質而必言日用飮食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

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不知是其質也民之質直無偽日用常行皆君之德化也民之日用莫如飲食堯民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卽是也而不知帝力卽質矣徧德也民者統貴賤而言人衆也卽孟子所云生民以來也

羣黎百姓卽堯典之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也羣黎者庶民黔首也百姓者在朝之百官族姓也古者有姓者甚少故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唐虞之際禹治洪水十三年僅得姒姓四岳佐之僅得姜姓契有敷教之勞而封之商賜姓子稷有教穡之功而封之邰賜姓姬姓不可人人皆得則不當於羣黎庶民也楚語

觀射父曰百姓千品萬官兆民以奉之又曰王公之子弟能聽其官而賜之姓以監其官是謂百姓及至後代得姓者日繁民皆有之故立政有奄甸萬姓之語而萬姓百姓始相通用易大傳之百姓日用是孔子時之合而言之也今此羣黎百姓卽分而二之如堯典也毛萇云百姓百官族姓羣黎百姓既各稱之故曰徧爲也上既以民而統言故下遂以羣黎百姓而分言之

恒者恒久也易之恒卦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然則月之恒卽是也上升不已者序卦之文而升卦之象也日之升卽是也恒升者卦名也豈有別義乎恒非單屬於月升非單屬於日則日月皆恒久升進

者也今曰月之恒日之升蓋互文而義相含也恒固久也方升不已則其象悠久故魯頌以日月南山謂之三壽閟宮編蓋以日月之悠久是其壽也而南山與之比壽也南山非獨豐西之終南也其稱不一各隨其地面南之山而曰南山也齊風之南山崔崔曹風之南山朝隮皆謂其國之南山也天保之南山則洛邑之南山也此以不騫不崩上承山壽而結辭也魯頌曰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蓋以不虧不崩屬之於山不震不騰屬之於月日也騫是虧意則此詩之不騫不崩其詞義亦是連屬南山也魯頌云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此詩之備舉三壽月日南山而曰不騫不崩實喻邦祿之長久也松柏承茂則子孫之繩繩也上言山阜岡

陵以興起增益而言天保之福也卒章則祝邦祿之永也

采薇

漢書匈奴傳曰周懿王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采薇出車二詩皆詩人之述時事後以爲遣戍勞帥之樂歌也

爾雅啓跪也跪是危坐則啓居者危坐而居也危坐而居之猶不遑則其不得定居可知也

首章三章曰歸之下言歲二章曰歸之下不言歲蓋其歲亦暮止者歸期之預言也歲亦陽止卽歲暮也歸期之已

至也蓋以防戍之役春暮而行明年十月而歸也若乃第
二章則歸期之前也不言歲序但是心憂也載飢載渴是
歸期尚遠之情狀也我戍未定亦歸期尚遠之話頭也歸
期尚遠故切欲使人歸聘常情固然矣戍役而只防守則有定居之常處今
焉玁狁侵犯日事戰伐不得定居故曰我戍未定卽下章之豈敢定居也日不暇遑所以不得使人歸聘也陽
止則歲暮卽首章曰歸之期也不遑啓處亦首章之詞致
也我行不來者期至而猶不歸來也凡行役者其始發必
計期及期也歸心益急而又計期其在中間勞心行役反
忘日期此詩誠然矣薇之作柔剛以發行時而記節序之變與歸期之歲暮歲陽不相涉
歲陽而猶未歸彼常有華則又經歲當春矣日月滔滔王

事孔棘故心更急而不敢定居惟欲其一月三捷也采芑

詩曰路車有奭奭是赤貌（奭赩同）常之爾然則白華也異色

相對各自有輝所以對舉起興也

朱子之訓腓為芘以生民詩牛羊腓字之芘義也程子之訓腓為隨動以易詞咸腓之義也兩皆有據然今以駕彼四牡騤騤之句看之則騤騤翼翼乃既駕而動作之意非止居為芘之狀腓蓋隨動也戎車既駕而啓行則士卒隨而動作此之謂所腓也（隨動以腓本是小人之象易之咸其腓艮其腓皆以小人也）

出車

匈奴傳引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二句為宣王之詩此為次

將之城朔方者而作也當時玁狁侵犯焦穫(西周郊藪)宣王時居東都自東都而命將出師(詳見六月釆芑)將以防禦於鎬方(西周京)爰方啓行則大將是南仲也次將統屬於南仲以往城于方之行既出車矣玁狁之夏更在朔方故王遂分命次將使城朔方朔方是漠北之地也城之者防戍也蓋其在鎬方之玁狁則使南仲而驅除之其朔方之邊境則玁狁初入之路也使次將而防之也

首章之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始統於南仲而大將次將同師啓行也既啓行出車而天子更命次將使城朔方故旋旨而入斯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次句所云旨彼僕夫謂之

載矣者更載行裝別自獨往也不爾則既出于牧而又何
名僕載之乎王事多難維其棘矣言鎬京淪沒而朔方更
遠也
二章之出車于郊者連上文而爲次將之事乃次將之旋
入受命方往朔方而更此啓行也所以詳言設旐建旄也
大將之車已出于牧矣次將更入城而治發故出車於郊
而尚未至牧矣朔方絶遠而專任邊憂所以憂心悄而僕
夫瘁也
胡不旆旆直是詩人寫得情景也以臨事憂悄之眼看之
則日色爲之慘澹旟旐爲之垂繞所以憫之曰旟何不旆

旆飛揚以增我心之悄悄乎此其詩道之善形容時狀也
呂東萊以為旗如人意之不舒滲合詩旨其云初出車時
旌旗未展卷而建之引左傳建而不旆之文似有據而以
六月詩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之文驗
之則乃是白旆飛揚鮮明之貌此不必建而未展為不旆
旆也直以情景之憂悄活看之方得本旨也
三章則歷叙本事也方與朔方恐非一處六月曰侵鎬及
方至于涇陽可見方者鎬之外涇之内也詳補義六月王時在
東都而命送故曰往城也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即首章出
車于牧之事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更在出車旂央央之

時即首章出車于牧之時天子謂我來之事也赫赫南仲
玁狁于襄誠以玁狁全衆方在鎬方而大將南仲專任戡
滅之責則兵威赫赫往于鎬方實以襄除玁狁也
四章則次將之城朔方而朔方之患已除所以還來也黍
稷方華而往即出車郊牧之時也黍稷方華則方暑之時
也戍役發行每以春暮而玁狁之患甚急故不憚暑熱也
雨雪載塗自朔方而來時也今我來思不得還家又往鎬
方也蓋大將南仲方城于鎬京之方而玁狁之患尚未戡
滅際玆朔方纔紓憂則徵兵次將同城于方今此雨雪載
塗而來息即其來會於大將也所以下四句所言如是也

簡書卽大將徵兵之戒命也左傳管敬仲之言曰詩曰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閔元年盖春秋列
國以同惡相恤之義徵發師戎則以簡書相通如後世檄
書也今於玁狁之難大將以簡書相通徵召以同惡相恤
故雖欲歸而未歸自朔方而冒雨雪又此偕大將而不遑
啓居誠以畏此簡書也畏是戒懼之意
雨雪載塗則正月凍釋之時此時而自朔方來會大將又
閱時月則喓蟲趯螽已是夏秋之際也久而不歸室家思
念覽時物而觸感也南仲城方之役盖已驅除玁狁更以
勉捷之餘威於歸路而又此淹留仍伐西戎所以經歷秋

螽而未歸也經秋螽而春日倉庚則又經歲矣於是乎玁狁既平西戎已除則大將次將一體還歸也記其功而總言之曰南仲之夷玁狁也（亦伐西戎而獨言玁狁盖以出車之行本主玁狁也）

杕杜

杕然之杜特立（詳唐風杕杜）每生道傷此因道傷所見而起興也爾雅以杜為赤棠其實有睆者赤實鮮明之貌（花赤者實亦赤）杜實有睆則歲暮而十月矣戍役每以十月遞番歸來故覧睆實而日月陽止則曰征夫遑止春暮萋萋則過期而明歲矣心悲而望其歸也其曰期逝不至亦以是也（健陵御問）曰睆明也其實之色明也

我者征夫之謂也此詩主征婦立詞而三處稱我皆於王事靡盬之下句是則征婦之道得夫言也

我日者我之行中日月也繼嗣者以王事而繼嗣也日出事生日日如是此其繼日也

征玁狁而城朔方則征夫在北矣所以瞻望而陟北山也

杞木俯垂而包下易曰以杞包瓜有父母之道焉四牡之栩杞則分喻父母所以言父母也此詩及南山有臺及北山則單以杞而合言父母杞已可采則又晚於杜萋之時而征夫亦不遠矣

載者啓行而裝載也出車篇云謂之載矣來者行歸而既至也匪載則歸程尚未裝發也匪來則歸車猶不來至也

白華之什　魚麗

據燕禮及鄉飲酒禮皆先歌鹿鳴之三（鹿鳴四牡皇華）笙南陔之三（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然則魚麗是燕飲之詩而間歌之始也魚麗于罶者以所薦之羞而喻時物之咸入燕席如魚之麗入於罶也燕飲之禮以酒為主故先言酒次言物之多吉也物者統魚酒而言之也又非徒魚酒乃合籩豆所列之盛而言之也

南有嘉魚

烝然者衆多之辭（見豳風東山）樛木甘瓠兼取兩義一以取君

德俯垂而下情仰結一以取君子有旨蓄如樛木之有甘瓠也甘是味也屬於飲食也南只泛言南山如周南之樛木也鵻是羣飛之鳥四牡詩云翩翩者鵻載飛載下此其形容羣飛相從之貌羣飛相從所以謂烝然來思也

魚麗是間歌之始也既言諸物之咸備其次間歌則此詩也遂言燕禮之節次蓋以物之既備遂乃行禮節次也罩而又罩汕而又汕借所薦魚物以喻燕禮賓飲而又飲也故既曰式燕又曰以樂以衎皆用複疊之意也據燕禮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宰夫主膳食之官為獻主代主人卽主君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

賓此之謂君舉也始也使宰夫行爵式以燕禮而酬賓也
此所謂式燕也次又君舉觶於西階之上卽媵爵以酬賓者
卽示其親切之情而娛賓也此所謂以樂以衎也旣以燕
禮而酬賓又以樂衎之親情而酬賓酬而又酬所以罩
罩曰汕汕以取重疊之意也○易之漸六二曰飲食衎衎
以衎卽其義也
樛木甘瓠以喻薦羞之甘旨也燕禮俎豆殽核魚腊之咸
具此其旣酬賓而次薦甘旨之羞也
翩離取其衆多也君舉酬賓之後賓遂以次序勸卿大夫
飲酒此所謂旅酬也旅序也賓以旅酬於西階之上則上卿

小卿以至大夫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各以次舉酬則酬者衆多也鵻之來思翩翩烝然有似衆來而飲也賓主旣成燕禮今又旅酬此其式燕又思也

南山有臺

壽久莫如山故天保曰如南山之壽南山北山皆以壽而取義也臺與萊則草也每生於山麓之下處山麓之下即山之始基處所以取興於邦家之基也山壽無量故曰萬壽曰無期無疆也

二章以下皆以樹木取義也桑之沃若楊之揚起別於衆木最爲葱蒨黃綠有光華所以謂邦家之光魏風汾沮洳以桑而喻之

美如英首章而始基矣二章則有光也下一句則依首章文
例復取於山而謂之萬壽無疆也此篇之祝願專主壽而
首二章之萬壽則邦家之壽蓋先祝國祚之永綿也
邦本在民夏書曰民惟邦本大德得壽故三章則曰民曰德也杞
有父母之道已見上故曰民之父母也李是木之多子者爾雅
翼云子姓生生不已故曰德音不已也大抵德是固邦仁民
之本又壽之所本故上以承邦家之萬壽下以接王躬之
壽而言之於此此章為一篇之主而德又此章之主也
杞者杞柳也虞仲翔以巽卦之象為柔為撓而其木為杞
杞柳之性柔而善撓易之姤九五曰以杞包瓜即杞柳也好生水旁。

鄭風之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是也蓋杞柳易生而蕃殖故井里溝洫皆種是樹也杕杜北山之采杞則乃枸杞也是山木也詩中無論杞柳枸杞皆取於父母者誠以杞柳枸杞皆柔垂下已有父母覆包之象也此詩之言木不論山木與否南山北山直是以山而表其地非必指山巔山腰而言也二章之桑楊本非山木也在山則檿柘而非桑

栲是山樗樗櫟者壽木也莊子所云社櫟不材之木也故若是之壽樗栲亦不材而得壽也所以言眉壽也上既祝邦祿之萬壽故自此以下則祝王躬之壽也杻是荊楚之屬性極蕃茂漢廣翹翹錯薪之楚大雅旱麓濟濟之楛可

驗也爾雅杻檍註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所以言德音是茂也此則

祝王躬之壽而德必得壽故更言德也首二章之祝邦祿

則取義於山壽故曰萬壽四章卒章取於木之壽故不言

萬壽也

枸者枸杞也多生荒城阪岸之上一名枸檵以杕杜北山

之采杞四月之隰有杞椇看之皆謂枸杞以山木也枸杞

最是遐壽之木至有千年而化狗者出續神仙傳白樂天詩云

不知靈藥根成狗怪得時聞夜吠聲蘇軾詩云千年枸杞

嘗夜吠其壽如此所以謂遐不黃耇此不但栲之耇壽也

椇是苦楸而其樹如楸郭璞曰楸屬也則楸不落實終乃鏄坼者

也以有皮裹之保持其實又是苦楸則其實斯苦人不摘剝其皮裹能無恙保固故曰保艾爾後也後者子孫也人之有子孫譬諸木之結實也

蓼蕭

此燕異姓諸侯也蕭艾葉小非如梧桐槐柳之易為濡霑蕭而猶滑則露之繁可知也心之瀉洽其猶露之零滑也

左傳齊侯鄭伯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襄廿六杜氏註云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之遠若露之在蕭也露卽恩澤之降也故取其自天而降遂曰零露也雖蕭之葉小尚此蓼茂則露可濡霑矣蕭是原野之草則乃在

遠者也今猶仰承膏澤則露可零滑矣其猶異姓諸侯[illegible]
是疏遠今在燕席則恩澤可及卽是零露之霑及遠野之
蕭也考春秋傳凡列國諸侯及大夫朝聘燕享必先觀容
儀辭令以知吉凶興廢故其容儀之吉辭令之善則皆有
嘉譽今此燕樂笑語足觀容儀辭令而君子之令德豈弟
所以是有譽處也譽處者可譽之處也
瀼瀼爲露多貌水流貌則是露多如水之流而葉上澤潤
有光也所以云爲龍爲光也恩澤之降流而寵光以宣也
忘者遺也失也壽考不忘言長享壽考而無虧失也秦風終南
亦云與魯頌之眉壽無有害閟宮編同一詞意也德必得壽其

德不爽故壽考不忘也爽與忘義相照應龍寵相通講義備矣古文盖多此例愷悌(出爾雅)作豈弟(經文)烝民作蒸民肅乂(洪範文)作肅艾(小旻編)有斐作有匪(淇奥篇)匪又與篚通(孟子曰匪厥玄黄)如此類不可勝數龍之為寵亦然矣周頌之我龍受之(酌篇)商頌之何天之龍(長發篇)皆是寵也

水和土曰泥露之泥泥者霑濡之厚如水和土非但瀼瀼水流也恩澤之愈厚而燕樂君子所以孔燕也孔燕豈弟為君子之美則為龍為光即君子之承恩澤而以為龍光也豈弟即愷悌愷悌者和也悌者恭也(詳齊風載驅)和以友其弟善事兄曰悌所以豈弟之空兄空弟也君子之道莫大於

善兄弟故大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學
曰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此詩所以必稱兄弟也壽
豈者壽考而和樂也常棣詩曰兄弟旣翕和樂且湛君子
之宜其兄弟故壽而得其豈和也
濃者不淡而厚也如水而瀼流者又如和土而泥凝及其
如水帶泥則不淡而濃厚此所謂濃濃也沖沖鞗革之柔
和也雝雝鸞聲之諧和也水泥之聚濃則厚而醲和故鞗
革和鸞如之而沖沖雝雝也二章三章而美其德故卒章
言威儀之外著而稱鞗革和鸞也鞗革沖沖者君子之登
車有光也玉藻文和鸞雝雝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也

王文藻以其諧合節奏故沖沖雝雝也露之濃厚則瀼流泥凝之合同者也恩澤之降愈厚故萬福益厚而攸同也

湛露

蓼蕭之露則恩澤之自天而降者故曰零露也此詩之露則專取情意之歡洽故曰湛露也此蓋天子夜飲之禮而同姓庶姓之諸侯並與也按左傳甯武子釋此詩以爲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比蓋謂永夜之飲盡醉爲期匪天子之命則不得罷歸其猶湛彼之露匪太陽之光則不得乾晞也不醉無歸乃所以爲諸侯之用命也湛湛有露濕不盡之意厭厭有夜久不盡之意

豐草則露易霑濡非如蕭艾之葉小且於階庭近地所有
者也以喻同姓親近易爲霑澤也周之同姓本支百世緜
延藟葛蕃殖豐盛其猶草之豐茂也文與杞棘對舉也鄭
箋以爲夜飲之禮在宗室故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則
其讓之者不成引陳敬仲事以明之左傳齊侯飲於陳敬仲之家公曰以火繼
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恐未必然蓋夜飲親親之至與長夜迷離
之飲有異則敬仲之事不當引也同姓庶姓以親以戚俱
與夜飲豈有讓而不成乎此蓋庶姓同與故杞棘之比庶
姓者是也同姓爲主故豐草卽比同姓也而曰在宗載考
卽夜飲之禮同姓主之而在宗室成之也

杞則里域之樹鄭風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棘則園樹也魏風曰園有棘里園之樹不同於階庭之豐草此其比庶姓諸侯也草而曰豐則同姓之蕃多也杞與棘並稱則庶姓又非止一人也故曰莫不令德也同姓則親也故以厭厭之飲而叙其情庶姓則勉以德也

桐椅美木也分二而曰其桐其椅則異於杞棘之合言乃雙擧同姓庶姓也卒章蓋雙擧而総言之也桐椅皆美木則喻其美德也在人則德之內充者為實儀之外著者為華今曰其實者以其德也離離垂實則非一之謂也言其德之多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則先有德而驗其義故既

稱其實遂云令儀也顯允之明信者德之實也前章而已
言令德故此章而豈弟之和恭敬威儀之著而曰令儀也
蓋前兩章言厭厭夜飲而首章則統同姓庶姓而並言之
也二章則言豐草而單屬同姓誠以夜飲之禮同姓主之
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而第三則言杞棘而單屬庶姓卒
章則復統同姓庶姓而並言之也
露之所濡而曰蕭曰草曰杞棘則非如梧桐槐柳繁葉長
榦之盛鬱也誠以繁葉長榦已為盛鬱無待乎夜露霑澤
至若蕭草杞棘則微小短弱其仰望自天之澤尤切矣露
濡之降施其澤尤襯當矣侯國之仰望王澤亦然此詩人

所以取義也
庶姓者婚戚也同姓庶姓則親戚也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故蓼蕭以在原野之遠而比異姓諸侯之疏遠也草之豐
茂而徧生階庭近地以比同姓之親近也里之有杞園之
有棘則較近於原野之蓼蕭較遠於階庭之豐草其猶婚
戚庶姓較近於異姓較遠於同姓故參三居中而取比也

彤弓之什　彤弓

彤弓旅弓之並賜（左傳甯武子說）而必稱彤弓者周人尚赤故以
彤爲重也宴有燕禮饗禮燕禮則用瑟笙（卽弦歌）鹿鳴之鼓
瑟吹笙是也饗禮則有鍾鼓左傳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

肆夏之三是也此盖饗禮也故曰一朝饗之而集傳遂云

大飲賓曰饗

然燕禮未嘗無鍾按燕禮始奏笙歌而賓醉之後卽奏陔夏肆夏奏夏之法必有鍾鼓故周禮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燕禮未嘗無鍾也又燕禮云賓所執脯以賜鍾人若其無鍾安有鍾人又按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笙磬鍾鑮鼓鼙之物無不備焉故賓筵之詩實是大射之燕而亦設鍾鼓盖燕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旣曰笙入縣中則樂縣之中未嘗無鍾鼓而或並奏笙鼓云賓筵或專主瑟笙云鹿鳴禮不一定也

右者西階也燕禮饗禮皆以賓主之禮君立阼階之主位賓立西階之客位此謂右之也醻者酬爵也饗以賓主之禮君擧爵以酬賓者也旣設鍾鼓而用饗禮遂入賓主之位次行獻酬而饗禮成矣

菁菁者莪

此天子宴來朝諸侯也菁菁有青青之意光色青青以比君子之容儀也蓼蓼者莪則以茂長而言也菁菁者莪則葉之青青而華滋敷沃有似容儀之脩潔也樂且有儀言君子之樂易而有容儀也左傳之云愼儀只是斷章取義非詩人取比之本旨也左傳愼儀詳補義

水之兩岸而外岸成大阿爾雅云大陵曰阿內岸成陵則阿之內
為沚沚之內為陵此其自外入內之次也君子之至於外
岸之阿則始見容儀入於內陵然後賓主成禮自外阿而云禮接有儀亦太早計矣此亦驗左
傳慎儀非詩本旨入而宛在中沚則已近而心乎喜之更入一層
則陵而已至也百朋者大龜也龜謂之貝而兩貝為朋漢
志有大貝十朋之文錫以百朋猶禹貢之納錫大龜此是
南方諸侯入貢之物也
楊舟之義邶風備矣柏舟篇始來之時既由中沚則汎汎楊
舟汎於中沚也采菽言諸侯之來朝故汎汎楊舟而紼纚
維之此詩之楊舟亦然矣載沈載浮即游沿行水之狀也

采菽及此詩皆云楊舟則意古者楊舟用於諸侯之禮也

六月

玁狁之患已自懿王遣兵防戍之時（采薇詩）其後厲王奔彘共和十四年之間諸夏無君鎬京淪亂戎狄內侵盖鎬京未可定居宣王直於東都而即位也玁狁更肆侵犯鎬畿宣王時在東都遣南仲而往城鎬邑之方（出車詩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未幾年今又玁狁暴虐入據鎬京六月之師所以急興也（宣王即位之後玁狁今此再次為患講義云厲王新崩宣王初立六月之師以喪禮行故常服素服恐未照檢）焦穫是周之郊藪則玁狁之整居即鎬之京邑也（詳補義）侵鎬及方之方即南仲往城之方也吉甫之驅出玁狁其程途

之次侵自鎬京者焦穫卽鎬之郊也鎬之外是方方之外
是涇陽也吉甫之十乘先啓急於驅除以玁狁之直據鎬
京故先侵自鎬而及其驅出之而歸也曰來歸自鎬來歸
者歸于東都也以宣王時在東都也
偏師急行異於鳴鍾伐鼓致討之行故曰侵文王之征密
也曰侵自阮疆易之謙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左傳
曰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此篇有侵有伐則侵鎬與薄伐蓋
相應也變在王京彼旣整居爲巢窟故急於驅除偏師先
啓所以曰侵鎬也二章三章五章車馬之盛壯軍容之嚴
整是大軍也繼進於十乘之後遂乃鳴鍾伐鼓聲罪致討

故曰薄伐也涇陽以後則乘勝長驅而至于太原也不窮
追故曰薄伐也
常者白也詳講義常服者素服也按白虎通曰王者征伐必
皮弁素幘何句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然則戎服以
素即古法也共武之服亦謂戎服也而此在
御問中至當至當王于出征言以王命往而出征也于者
往也
文武者德勇兼備之謂也命將必以此人而吉甫能之也
祉者王錫之寵命也召虎辟淮夷之疆則江漢之詩曰用
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蓋功成而天子賞之錫以寵

命謂之祉福人君所錫者臣下受之爲祉福也吉甫既平
玁狁而歸王賜以圭瓚以章其功則吉甫之受祉既多也
人臣受圭瓚之賜則以圭瓚秬鬯祀告先廟以榮其祖因
會賓燕飲宣揚寵命是其禮也故召虎受圭瓚之賜則告
于文人召虎之先祖仍修寢廟而考落之疏云考者盛饌以落之宣揚寵
命故其詩曰對揚王休作召公考今吉甫既受圭瓚之錫
祉故燕飲喜樂設盛饌而會賓客所以謂飲御炰膾也
與燕之友而必稱張仲孝友非所以善是燕也非所以嘉
吉甫之友賢也宣王中興之業卽以外攘內修也外攘之
功既有文武之吉甫除戎患而爲憲萬邦矣內修則必賴

輔導之賢臣而輔導必貴孝友之人卷阿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論語曰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今此張仲之孝友與於吉甫之燕則宣王外有攘伐之臣內有輔導之臣也張仲孝友與文武吉甫文相對舉也綱目范氏說云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而又得孝友之士置之左右此說得之矣（繼云讒言不至忠謀見用能成功又穿鑿矣）

采芑

首二章治兵出車時事也據周禮鄉遂之法王城之內為六鄉（見鄉師）王城外之左右為六遂遂即郊野也遂人職曰掌邦之野是也至若王城外之南郊北郊容有場圃園田

士田賈田之等見載師所以城外之左右南北皆有新田菑
畝也此其前軍已至郊遂故首章而曰新田菑畝也後軍
尚在王城出車詩之先牧後郊亦此類而前軍後軍相繼而發則一半
有至城外者一半有尚在城內者故並言新田中鄉也前
軍雖在郊遂而大將尚在城內故首章則未發時事也後
軍尚在城內而大將於此啓行故二章則發行時事也四
騏翼翼已下四句始出時軍容之戒飭也旂旐央央約軧
錯衡已發而在途時光景也八鸞瑲瑲有瑲蔥珩在途方
行而有聲也師干之試將發而習武也師干之試不必更尋別義直是師衆之試習干戈也
故言於首章也二章則已發而行無容試干只是

振旅非但以還師而言也別有其禮周禮夏官中春教振旅大司馬左傳云三年治兵入而振旅隱五年國語云旁告諸侯治兵振旅爾雅云出爲治兵入爲振旅治兵尚威武也幼賤在前貴勇振旅反尊卑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蓋其出也治其師待尊尚威武其入也振其禮法濟濟爾爾尊卑貴賤等級分明故軍旅之禮儀法制必於振入之時而觀之此所以春而教之三年而治兵必以講之旁告諸侯而講之必以振旅爲重

鸞鈴珩佩之瑲瑲然鳴也三章則臨陣奮伐也於是乎師干之試用也鉦人伐鼓方戰而伐鼓也伐鼓淵淵者振旅而伐鼓也淵淵深遠商頌之鞉鼓淵淵集傳以爲深遠也即還師時氣象其與孟子塡然鼓之兵刃旣接不同矣闐闐是羣行聲

必曰新田菑畝何也玁狁整居焦穫之時鎬京淪爲戎狄之藪宣王時在東都其命將出師皆於東都而爲之則東都爲時都之所而今此方叔之受命出師亦於東都也然則東洛是新居之都而六鄕六遂之制草創新設所以王城外之郊遂皆是新設之田或一歲之菑畝或二歲之新田也新設郊遂之時疆理田畝必自内漸外故城外至近之

也今此方叔之師必言振旅而曰淵淵闐闐於此可想還入時禮儀之整勑安徐也振旅二字旨義深長矣若只看以還師之義則詩經之伐鼓淵淵振旅闐闐二句還爲剩語而沒旨味矣不聞人譁而只是行聲之闐闐可知禮儀之整徐也用兵而陳師鞠旅則紀律約誓之嚴明也振旅而淵淵闐闐則禮儀自在矣

田則先墾己爲二歲之新田其外則次後而爲一歲之菑
畝所以首章軍行之出城而直是新田其次而菑畝此其
先言新田而次言菑畝也二章軍行之前後相繼則出城
而直是新田故先言新田也中鄕則城內也○宣王之暫
都東洛有一明證按左傳富辰曰召穆公名虎糾合宗族于
成周而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僖廿四召穆公是宣王
之臣也宣王新經玁狁之難未卽還都鎬京而王室孤危
所賴宗族之藩屛故糾合于成周以篤親親之義也如非
時都則奚不糾合于宗周而乃於成周乎
隼是鷙鳥善博擊勇疾註疏云以比方叔及師旅奮擊之勇

也歟飛戾天形容武勇之飛騰其勢衝天也若尚父鷹揚之勢也此蓋征伐時氣象也亦集爰止以比振旅而歸遂此止定也

此詩蓋方叔北伐之事也前者吉甫之侵鎬至涇驅至太原之後今此玁狁又犯所以方叔之大舉征伐也漢書陳湯傳及韋賢傳並以采芑爲北伐之詩當時蠻荊背叛而北憂方急故未暇南征先伐玁狁也上三章言北伐也及其振旅而歸則總叙之曰蠻荊嘗爲讐大邦矣臨事必用老成而方叔是大老也故克壯其謀猷征伐玁狁則其聲威所及蠻荊自來畏服誠以北威既立南憂自平也此所

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也蠻荊旣畏服則不煩兵戎故[illegible]漢詩全編都無征伐之事只曰淮夷來求淮夷來鋪曰經營四方惟使召虎疆理旬宣而已其曰時靡有爭卽來威之謂也若謂此詩是南征之事則上三章之兵威若是壯也至於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執訊獲醜振旅而歸則征伐之大者也安在乎聞風而自來畏服乎執訊獲醜誠是執獲玁狁也故遂云征伐玁狁更何多辨乎前編皆云薄伐而此云征伐蓋以玁狁之患旣伐旋犯則鎬京汔無整頓之時此擧則大擧也軍容兵威若是猛烈轟轟若獰雷急震期以一番戡滅此之謂征伐也此所以蠻荊來威也

車攻

車攻吉日皆宣王還都後講武之獵也采芑之行而攘除玁狁恢復鎬方還都西京則一番田獵講武卽重恢後大舉也宣王時在鎬京而東都空虛東都固重地也特遣重臣東往狩獵以會諸侯以脩戎備東往之重臣卽前者之出征大將方叔也於其往獵而車攻詩之所以作也其云駕言徂東駕言行狩皆以大將而言之故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語致之輕重不同誠以尊卑之異也若天子親獵則不當云之子于苗之子指大將也誠以大將主其獵也朱子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然吉日則曰天子之所此恐

不然苗非狩獵之通名夏獵為苗冬獵為狩見於爾雅又左
傳臧僖伯之說亦然此非王之親狩而大將替行故冬而
既狩留鎮而至明年又行夏苗便似東都留守也非天子
之親獵故曰搏獸于敖至若鄭風之禮襢裼暴虎獻于公所
秦風之奉時辰牡則君之親獵也與此詩語致迥殊矣不
曰入覲乃曰會同有繹可見此獵為大將之獵也射夫既同即豳
風二之日其同之義謂一齊同作也爾雅云徒御不驚輦者也郭註以為步
挽輦車徒御之猶不譁驚則師律之嚴而大軍可知也大
庖不必君庖也大將之庖厨是謂大庖君庖則當云公庖
也之子于征者獵畢而大將之行還西京也允矣君子美

大將也允矣之允卽方叔之顯允主獵之將卽前者出征之大將旣攘除玁狁掃滌鎬京今於東都講武而還則顯允之方叔信乎其成功之大此之謂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也允矣非信乎之意

吉日

吉日則宣王之在西都而親獵也車攻則自西而徂也故車攻馬同而駕言也此則天子時都之所而田獵故只言旣好孔阜也天子之親獵故重其事而旣伯旣禱旣差也漆沮在豐鎬之西此是自先王田獵之所故曰天子之所盖玁狁孔棘之時焦穫鎬方干戈搶攘則漆沮之地亦淪爲

戎狄之數今玆玁狁既除舊都還定而田獵講武於先王

漆沮之地故喜之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也

既伯既禱審其詞致蓋謂既伯矣又既禱矣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郭註以伯爲馬祖此義不可易也既伯者既立馬祖之祠也既禱者既行馬祖之祭也所以疊用既字也蓋玁狁之難鎬京淪没宮室祠壇之屬並多毀壞今玆恢復舊都始行田獵則凡事草創修繕舊毀所以既制立馬祖祠壇又既行禱祭此之謂既伯既禱也馬祖之義見講義

鴻雁

厲王奔彘而諸夏淪亂玁狁入居焦穫而鎬京失守王都

播遷宣王避居東都而干戈頻興當此之時大小士民避難流離宣王之還都鎬京見車攻則大而舊時在位之人雖更得職然其小民之蕩析尚未安集鰥寡無依詩人作此以刺宣王未能勞來小民也

邶風之雝雝鳴雁鴻則離之豳風之鴻飛遵渚其曰雁曰鴻皆一字單舉而今此兼用鴻雁並舉大小大曰鴻小曰雁以喻大小士民之蕩析並皆劬勞也大者在位者也小者矜人鰥寡也鴻雁避矰每見幾而作此其比士民之避難也飛而肅肅者見幾高舉之狀也之子劬勞指在位者也王都播遷故失職失業室家離散不免劬勞也爰及者連在位

者而言也劬勞之之子乃與可矜之小民同此劬勞蕩析
而矜人之可哀者鰥寡也
百堵皆作是在位者之還定安宅也于垣之之子即首章
于征之之子也今而還定而于垣也斯干詩曰築室百堵
西南其戶百堵之室非離散餘新集之小民所可辦築也
在位之人既得職祿蔌蔌方有穀佌佌彼有屋于以興百
堵也始而大小士民並皆蕩析則大小鴻鴈並皆散飛矣
今而大者在位之人還定安堵即鴻鴈于飛之中其集于
中澤而安所者乃鴻之大者也之子之始雖劬勞及其究
竟則今獲安宅也

哀鳴嗷嗷者鰥寡小民也鴻鴈于飛之餘長翮先到之鴻既皆集澤而别有失侶孤鴈哀鳴嗷嗷者矣大小並散之餘在位者既皆安宅而猶有鰥寡貧弱怨號哀哀者矣哀哀怨號卽哀鳴嗷嗷之聲而作歌爲此詩者也謂我劬勞謂我宣驕皆以此詩歌也

庭燎

焦竑易林云庭燎夜明追古傷今盖宣王晏起姜后脫簪之時此詩之所以刺也

沔水

編首之義講義備矣兄弟者宗族也〔詳王風葛藟〕此戒宗族朋

友以免禍之詩世亂讒勝禍患將迫賢者所以憂也小宛之戒及禍則曰有懷二人無忝爾所生君子之當亂世不能明哲保身橫罹讒禍則忝厥所生誠能思父母則當念亂而愼之也小人不蹟讒搆轉劇而禍色迫至所以載起載行而不可忘慮也小宛曰各敬爾儀此詩之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卽一意也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小人之搆害善類專以訛僞造訕苟能敬以遠之則讒不得行矣

小宛宛然之鳴鳩卽小人之象而能翰飛戾天此詩歟彼之飛隼是不蹟之類而能載揚率陵賢者炳幾惴惴集木

而慝者狃安堂燕呴呴此所以欺其莫肯念亂也
隼是鷙擊貪食之鳥以喻小人之貪殘卽下文之不蹟也
易之解上六射隼高墉亦以小人也歟是飛騰之貌卽小
人之氣勢飛騰也載飛載止者小人氣勢之或張或止也
載飛載揚者小人之勢更騰上也率彼中陵則飛將冲天
而小人氣燄之熏天也此與漸鴻之于陵相類鴻之始漸
于干初六爻則飛之初也隼之載飛載止卽其時也次而于
磐六二爻于陸九三爻則飛而漸上也自水下而進已至平地上隼之載飛
載揚卽其時也及夫九五之陵山陵之高則直逼上九之天逵
飛在中空然後其漸之爲山陵鴻之旣漸于陵必將上至天路隼飛之載

止載揚更又辛陵卽鴻漸于陵之處也勢已張大已至高
陵之上飛將冲天也小人之氣勢於斯極矣以飛揚冲天
之勢胥訌訛言構害善類汔無以止戢矣始而載飛載止
則讒言之萌端未彰也猶可及弭禍所以謂念亂也次而
載飛載揚則口說騰揚全不循道所以於此章云不蹟而
憂不能忘也終焉中陵中陵者冢高之陵如山之冢高者中峯則勢已冲天
而訛言莫可懲止所以末四句如是也

鶴鳴

舊說以爲求賢之作其中無有遠小人之意也鶴與魚對
舉則鶴以喻賢人魚以喻小人也檀與石對舉則檀以喻

小人石以喻賢人也（九皐與淵渚相對園與他山相對）張衡思玄云遇九
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雕鶚競於貪婪兮我脩潔以
益榮此蓋以鶴喻賢人也易之剝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
以其陰類也汝墳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以其貪官汙吏
縱恣橫婪也（見補義汝墳）此則以魚喻小人也九皐雖深猶能
遠而聞野高而聞天其猶賢人之丘園雖深苟人君達聰
而誠求則九重之遠而猶能聞知矣魚之潛伏亦或露在
於渚者小人之藏匿其詐亦或昭著也（正月云魚在于沼潛雖伏矣亦孔之
炤即喻小人）在渚者遷潛于淵則小人昭著之姦時復藏匿也
炳察情僞專係人君之明也

檀是園樹鄭風曰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家園之木雖好不如遠野嘉穀之可食也以喻近習之羣小不如荒遠之賢人也魏風園有桃其實之殽亦喻近習小人其下擇穀者小人之穢惡也以家園之近而樂悦之只愛樹檀者人君之以近習而樂悦之只愛小人也其下擇穀則愛當知其惡也石在他山雖非家園之便近園之有檀既不可食又無所資益矣惟彼他山之石則取以為錯可以礪鈍取以為磨可以攻玉以喻賢在荒遠雖非近習之甘悦求之寘側可以切磋其學琢磨其德此不可以疏遠而遺賢也園與他山相對照也

詩經講義續集六

外孫男 尹 廷琦 謹述

祈父之什 祈父

平王遣畿內之民而戍申見大全王風揚之水戍者怨苦此詩所以刺也圻父掌畿內之兵故呼而告之也畿內之軍為王爪牙則專為扞衛王京無他征役人皆有耳而聞知圻父而掌是職如聾如瞽曾不聞知而使我戍申乎所以云亶不聰也雖呼圻父實則刺王之失政也

母之尸饔而不言其父直以婦人中饋則父不當於饔饗烹飪之事也人於父母其事之養之之恩義一也若其孺

孩乳抱之情戀戀區區惟母是稱人情所固然詩之道道
得人情也所以四牡卒章亦云將母來諗以其至切懇惻
之所發也且既言其母則父母一體相蒙也
凡詩之從前此等詩皆非必其自作此亦詩人所以道得
戍役之情以刺王也無兄弟不得歸養設令為有母尸饔之
證此其一人之情私豈可以一人情私作此刺詩宣播一
世乎東萊之說其義狹小矣王風揚之水則設比以諷之
此詩則正言之誠以風雅之體異也
若曰平王政衰黜詩為風而不得為雅此未敢云無疑夫
平王之政衰非幽厲之比幽厲而列於二雅則平王曷黜

唐嚴維和劉祭酒傷白馬詩云食場恩未盡過隟命旋終此以飼養為食場也而其本則出於食我場苗也然則講義敷對得其本旨也言彼白駒將食之以我之場苗乎以縶維逍遙也

乎圻父明是平王時詩而乃拘於平王無雅之語本旨未能歸正也都人士亦東遷後之詩也瞻彼洛矣亦是也豈可曰東遷後無雅乎(說見王風)刺宣王之說又是說不得也宣王千畝之戰王師之從王戰也畿內之民從於王戰在法固然矣為呼祈父而怨不聰乎

白駒

嘉客卽嘉賓也集傳之訓為逍遙此實以嘉客而蒙上章逍遙之義也非謂嘉客為逍遙也勉者黽勉也謂黽勉爾之遁思而來從也

黃鳥

此蓋寄託異國者反苦侵虐之詩也黃鳥求友之鳥也異國求寄有求友之義所以取比黃鳥也疊言黃鳥以友生之侵虐非止一人也穀與桑栩非黃鳥所集之木也黃鳥又未嘗食粟與粱黍彼不當居我之室而今奪居之是猶黃鳥不當於穀桑栩而今焉來集也彼不當貪我之賄而今奪有之是猶黃鳥不當於粟粱黍而今焉啄食也非理侵虐不可以較辨曲直此不可與明也桑栩兄父之義見鄭風將仲子及四牡諸兄諸父即邦族也

我行其野

班固白虎通曰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此即引此詩卒章之

不思舊姻也思作惟姻作因此詩蓋婦人棄其夫而改適異國不見答於新夫故詩人作此以刺之又以道其怨恨也蔽芾小貌召南之蔽芾甘棠是也木之蔭庇猶人之依庇樗是惡木又此蔭小則不足以休息依庇以喻新夫之不可依託以居也邦家者舊家也此婦是舊室之女故曰復我邦家也小民之思歸不可曰邦家也菜是人之所食乃所以養人也遂惡不可食則非所以養人其猶爾不我畜也宿者留居也即信宿之宿詩凡言宿皆此義見考槃　爾雅葍藑註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然則葍亦葑菲之類蓋其莖葉以比財賄根體以比令德則我之采葍以取其根也即邶風所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也譬之則來就爾居冀以令德相愛不以財賄也故下四

句所言如是我之新特即爾也我之不思舊姻必求新特而就爾誠不以財賄之富也秖以新特異於舊姻有以令德相愛也今焉爾不以令德亦將如之何哉舊姻舊夫也

斯干

古者宅居必於厓內近水處厓內者隩也說文曰隩四方上可居蓋平野四曠則匪人所居惟厓岸之內則四方高上而其中迴抱用避風寒可以居之堯典之厥民隩舜居嬀汭禹貢之四隩既宅公劉之奠豳居則皇澗過澗而芮鞫之即古公之胥岐宇則必率水滸岸上曰滸良以是也水厓之干即隩也此詩之築室先觀地勢則其心神所湊處專

主庢內之水干故首書之曰斯干也庢岸漸上秩然有層

級此所謂秩秩也

山勢之叢抱謂之苞故常武曰如山之苞此詩之曰苞曰

茂皆以南山也二章始言築室則首章所言乃築室之前

而言其地勢也地勢依干面山則長干之整飭既秩秩矣

以言乎南山則旋遶鞏固如竹之叢苞矣盤據幽深如松

之茂密矣夫然後前後左右環抱窈窕真可以作室也衛

文公之作楚室公劉之築豳館太王之立岐室則新作邑

而相地故皆言陟降龜卜此則因舊基修築故只言地勢

也因舊修築斯云續妣祖築室也內室為主故稱女祖也詳講義

首言兄弟者誠以齊家之道造端乎夫婦而家先務者室兄弟也文王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常棣之詩全為兄弟也無相猶矣之猶張子訓之為似不可違也

小雅角弓之言兄弟婚姻專用此義

西南其戶可以南東其畝之文例照解之也春秋傳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東之而盡為畝也然則決東西道之阡而盡壟田裂齊人對曰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曰盡東其畝而已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成二年齊人之對有而已二字則而已者謂不得南其畝也阡陌南東所以交錯縱衡也盡東其畝而耕壟衡道之阡則其縱而南之陌道

斷

然則南其畝者自北而南其畝以設陌道也南北道日陌東

絕

其畝者自西而東其畝以設阡道也東西道曰阡南者南北也

東者東西也此所以衡從其畝也詳補義信南山室居之制亦然

南北為從東西為衡西其戶者衡而看之自東而西以設

戶也南其戶者從而看之自北而南以設戶也然則西者

東西戶也南者南北戶也

閣閣聲也韓昌黎詩蛙黽鳴無謂閣閣秪亂人蓋以形容

其聲也東板之堅而上下相磨所以閣閣然有聲也橐橐

非杵聲乃椓聲也旣約其板又椓其空隙使之益堅益東

所以橐橐然作聲也兎罝之椓則杙於逵林之空地故其聲丁丁然虛鳴也斯干之椓則堅杙

於約板之罅隙故無韻響之鳴而只是橐橐然也

室者房室也房室之制皆墉堵而設戶故築堵之下而言西南其戶居處笑語也鳥鼠之侵每於房室居處之所故築室堵而約之椓之致其堅緻也房室宏敞而起居寬大故謂之攸芋也芋大也此篇專是宮室之修成故不言廟也四章則正堂之上屋也正堂異於常居之室則其上屋必高聳起故以跂矢鳥翬形容其高騫而曰攸躋躋者高處也堂高而廉遠地陛級以上此其攸躋處也跂義講義備矣但其斯翼則是翼翼嚴正之貌屋甍峻起以成三角其形嚴正翼翼也講義云左右如翼與下句斯棘文義不侔鳥革而蓋取羽毛之一新翬飛而蓋取華采之鮮明其必以鳥翬者畢竟喻

屋之檐宇有翬鳥張翼之形自然含在箇中矣
五章則屋下之正堂也正堂所以視朝聽政之所必𢎞深
廣敞然後乃可故殖庭覺楹而其正則噲噲正者正堂也
正堂噲快廣闊故奧冥之處亦隨以噦噦也必言庭者蓋
以正堂聽政則堂前之庭除廣廓然後可以會舃芾而容
旂章也必言有覺之楹蓋以居室則外以堵墉內以塗壁
間設牖戶只見蜂房之稠密至若正堂則聽政之公所也
不設堵壁牖戶只以通敞廣闊屋下堂上一是虛曠乃見
列楹閑閑然邐邐然環立此之謂有覺也商頌之旅楹有
閑亦是廟寢也非居室也正堂卽君子正位之處而其制

既宏有以稱其位之尊大則君子於斯安之故謂之攸寧
也大雅緜編之言宮室與此同規
周官占夢之法雖未知其詳要之則蓍龜之占也其以蓍
占則熊羆之為男祥考之卦象艮為黔喙之屬熊羆非黔
喙乎艮仍為少男是其象也蛇虺之為女祥巽象之蛇仍
是長女也無羊占夢與此一類也
御問曰弄璋以執圭秉璋是男子有位者之事而然歟然
則圭璋黻裳皆屬於朱芾之位床亦王公大人之所御也
所以寢之衣之弄之也瓦非可遠求紡塼也男之弄璋既
相稱於朱芾之位則女之弄瓦者瓦器也瓦器所以常用

於中饋酒食故瓦之弄相稱於酒食是議也裼者半袖單
衣卽常居之服也婦人常居中饋之時必以半袖之單裼
以其便於周旋也男子璋裳既象成人後朱芾之服而衣
之弄之女子弄瓦亦既象其成人後中饋之事則恐不獨
於其衣而必以小兒被褓也
儀者威儀也正衣冠尊瞻視然後有儀可觀此乃朱芾璋
裳君子之事不當於瓦器酒食之間也左傳北宮文子見
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
謂之儀然則威儀者君子之事有儀則有威斯不當於婦
人所以謂無非無儀也無非則隨事皆善也無儀則惟是

柔順貞靜也訓儀爲善則雖婦人豈可無善乎太任太姒稱以妃德非善而何

序說猶未彰也厲王流彘玁狁內侵鎬京失守而宣王避居東都方叔大舉戡滅玁狁之後王駕還都鎬京則經亂多年宮室頹壞於是乎修治則寢廟仍舊而宮室更立也宮室則室家之道也內室爲主故先爲后妃之言而稱女祖曰似續妣祖乃言男女生育之事也

劉向以斯干爲寢廟之詩似據妣祖二字然今考全編只言居處産育未有廟祀之驗序以爲宣王考室亦無其證

無羊

無羊則宣王既復舊都先修宮室斯干編次務畜牧也富國
之道畜牧為先所祝頌者牛羊蕃殖而歲熟民滋也舊都
經亂人民畜牧一並凋瘵無以見爾羊無以見爾牛今焉
牛羊蕃殖若是之多故喜之曰誰謂爾無也獸三為羣三
百維羣者其羣為三百也爾雅曰牛七尺為犉九十其犉
則牛之壯大者為九十也周頌之殺時犉牡以壯大之牛
也衛之騋牝三千亦以馬七尺為騋未嘗言色也爾雅又
有黑脣犉之文而其曰黃牛黑脣者毛傳之附贅也然而
究不必畜牧及祭牲取其黃而黑脣也且其曰三百曰九
十皆非指的之實數如曹風之言小人盈朝則曰三百赤

芾晉文公之數曹罪亦曰乘軒者三百人豳風之言婚嫁備禮則曰九十其儀此蓋西周以來下至春秋之語例泛言其多也今羊羣牛犉言其多數亦然矣三十維物亦非實數而只言其多也此蓋牧人之掌畜而以公家之畜故曰牲具而至於三十維物也至若麾肱畢升皆以公家之畜而非民家之私畜也

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此蓋牧豎之一類也今此薪蒸者芻蕘也雌雄者雉兎也爾牧則牧豎也畜牧之供執鄙事者也牧人則掌畜牧之官也

衆維魚矣者衆多之魚也旐維旟矣者旐與旟之謂也或

說恐刻畫太巧也衆魚之為豐年考之卦象巽則為魚為
冨冨足非豐乎旐旟之為家溱震則為旗為蕃蕃盛非溱
溱乎

節南山

節與嵒通嵒是高峻貌白華之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石盖喻地位之尊卑也節彼南山高顯若是則石在此山
者巖巖然高峻也南山以喻高位石以喻師尹師尹而處
赫赫具瞻之位豈非南山之巖石乎
實者充也猗與倚同(車攻曰兩驂不猗)倚者偏倚不平也此詩主
義命脉専刺師尹之不均平也山是土之充積漸高以上

則其勢不可取地平必自下而上其形偏倚不平此之謂
有實其倚也蓋言南山則以充積之故其形偏倚今尹氏
則徒然而不平謂之以何由乎此所云不平謂何也
氏與均義實相合此詩命脉專以均平蓋以尹氏任用小
人姻婭而不均不平也氏者本之根氏此以器物而喻之
凡器之制無論其上之或尖或方或圓其本氏着地處則
皆平所以下句直以均字對勘均與鈞通乃是權衡之名
權衡所以取物之平也詳補義維周之氏言一國之所取平
也此即其秉均也
無小人殆非謂危殆其國也孔子引無小人殆之句而直

曰商也可謂不險也大戴禮此以險而明其殆義也中庸曰
小人行險以徼倖行險以徼倖非危殆乎然則殆者小人
之謂也夷既是平正之人云補義則小人之殆與君子之平
夷式夷式已相對勘也言無用小人危殆之類也
爾雅曰傭均也註云齊等也齊等則均說文以傭爲均直
傭債之人給其雇直必均是亦齊等之義也
昊天不傭昊天不惠非但歸咎之辭直謂之天實爲之也
古人一言一動必稽之於天小心事天故凡有災患則恐
懼修省而曰天降之災禍大誥曰天降割于我家蓋出
於事天以實而知禍福之係天也故正月編曰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又曰天之扤我十月之交曰天命不徹雨無正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又曰昊天疾威曰如何昊天小旻首稱旻天疾威小弁曰天之生我巧言曰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板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此皆以世之喪亂歸之於天謂以天所降禍誠以明知實理故以實事而事天事之如父母疾痛之呼而輒爲呼天怨天之辭蓋禍福在天之實理昭昭故如是也其所以怨非實爲怨也卽呼父母而怨之之情而冀或垂佑也今曰昊天不傭昊天不惠卽此義也昊天者廣大之天必曰昊天者其意卽謂以若廣大之天胡爲

不均不平而降此喪亂乎
小弁之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屆是止泊之謂也用心不平反覆無常靡所止屆所以民心靡闋也屆與闋並有止息之義如有止屆則民之心闋矣
昊天不傭昊天不平實指尹氏之不均不平而謂天所使然也物之不均平則必有以正之然後乃平所以昊天不平之下結之曰其正也

正月

莠與嘉穀善惡相判故以莠為惡以穀為善莠言者惡言也死為無祿生為有祿爾雅曰崩薨無祿卒殂落殪死也

又曲禮短折曰不祿此詩之念我無祿則憂將死亡也于何從祿則言從何而得生也

古者罪人沒入官供役男則為奴女則為婢商周之時謂之臣僕臣妾商書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罔者亡也壞滅之謂也易所云君子用罔也大壯九三爻言身名壞滅為臣僕也當時箕子囚為奴故其言如此也費誓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此則軍中以女婢供炊爨之役者也周末臣僕謂之奴故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秦謂之徒史記曰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註云徒奴役也以罪供徭作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漢則奴與徒並稱之季布髡鉗為奴丙吉受

詔治巫蠱獄擇謹厚女徒乳養皇曾孫女紫顧没入為官
婢以贖父罪皆以罪入官為賤役之名也集傳斯云罪人
為臣僕也此詩蓋以當時禍亂滋生言語為階搖手觸禁
無辜並罹没為臣僕者不可勝數所以云民之無辜並其
臣僕也一網彌天並入刑獄殆將死亡故曰念我無祿曰
于何從祿也
麤曰薪細曰蒸林之有薪蒸可辨以喻民之有善惡可辨
也民今方殆實以善惡無辨而亂獄橫濫也
小弁曰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蓋謂不高而
為岡陵者豈非山之類乎不深而為溪澗者豈非泉之類

乎以喻言之小者亦為禍亂之階也君子宜慎樞機無易其由言也此義可以參看也山雖卑矣無謂卑而易之也是亦為岡陵之大矣以喻民之訛言其始雖微小是亦為亂階之大也言之可畏如此而胡乃恬然不息所以懲戒而弭止之乎山陵蓋當時鄙諺以喻讒言也故此詩與小弁皆引用也民言之興訛造訕漸積崇高蓋類土積為岡陵為山也燎之方揚亦喻訛言之亂階方興如火益熾也烏固雌雄之難知若其取興則以烏是不祥之物而為小人之象也（北風云莫黑匪烏）訛言胥興具曰予聖則是非無恒故龜筮亦厭其瀆亂不肯告以吉凶（詳小旻）所以占夢之不知

也。蓋祝神詛盟訊夢觭區都是言階之增長而亂獄之由

生也。

中庸曰毛猶有倫倫者毛相比附之倫次也脊者背骨之

中直也。坎為脊為中直毛之倫背之脊文相對舉也有倫者言之

有次序也有脊者言之有中直所以執中而取直也大舜好問

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人之虺蜴則以其言端皺舌

而害人肆其毒螫也

特然獨立之苗易受風雨而猶能菀茂如彼以其支耐風

雨而勝克其漂搖也我之孤特獨立亦如阪田之苗而困

痒斯極局蹐無所容言鋒厲階無異風儛雨懲是乃天之

於我猶恐不克而為此抏揑也
魚沼之匪克樂指小人也時政屬虐國將隨亡小人所樂
不過旨酒嘉殽鄰比之樂而已四方則皆至死亡其可曰
克樂乎此其如魚在沼其生也潛伏而獨欣匪若江湖之
伏樂與衆游泳也魚為陰物而比於小人前已言矣匪風鶴鳴
潛伏孔炤亦指小人也中庸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
之所不見乎蓋謂心之所為雖潛藏於隱微不見之中其
形必顯昭然莫掩君子所以內省也今此小人之用心為
虐雖在潛伏而人皆灼然易知所以我之憂念專以為虐

之○小○人○也○炤中庸作昭炤昭同昭沼叶○

旨○酒嘉殽非眞歆羨酒殽而發之於詩也此盖指小人亦匪克樂之樂也小人以酒殽自樂而所樂止於鄰里婚姻則其樂偏小未能有澤被四方此如魚樂之止於沼内也彼方洽比其鄰戚我則孤獨所以念之而憂慇也

昬姻孔云之云者謂也稱譽而相謂也杜氏之註左傳曰昬姻甚相歸附子大叔曰其誰歸之其誰云之並詳補義此皆以孔云爲歸附之語致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故既有酒殽洽比其鄰親則至於疎而昬戚亦皆稱譽甚相云謂也此其孔云爲歸附之義而與洽比對得也至若昬姻有媒

則又是轉入一層而恐近穿鑿矣
佌佌蕞小之徒而有穹其屋蔌蔌窶陋之類而方富旣穀
皆出於讒訛構獄人有土田而反奪之罪以財賄而反脫
之貪虐肥己之所得也所以一網彌天民皆死亡故曰民
今無祿無祿故謂天也椓椓是虐刑即椓竅之刑也呂刑云
淫爲劓刵椓黥是也蓋謂民之死亡是天使之夭喪降此
椓黥之虐刑也當時設網市貨亂獄滋熾虐刑濫殺故其
言如此也虐刑營利所以方有屋而方有穀也亂獄橫罹
淫肆劓椓而富人則以財獲免其無辜橫死皆惸獨貧悴
之人故曰哀此惸獨也此即小人爲虐潛伏孔炤之跡也

十月之交

歷代以降曆法漸詳日月交食皆有躔次故推測而預知則躔次之預知者未必爲變也若於上世則曆法未能周詳未曾預知故見之驚愕以爲天變歸咎時政孔子之修春秋大特書之易之豐即日食之卦而謂之過旬災也然則古人皆以日食爲大變也蓋幽王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而羣小亂政亾兆已見爲此詩者蓋拘於皇父而從役於向也

月之曰微曰食皆以虧而言也食非謂揜食而月食也食即微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蓋以三五圓盈之後生

魄而虧是謂之食也所以彼月而食指之為常蓋陰後生
魄卽是常有之事也此只言日食而曰日月告凶者日食
亦月揜之所為故並舉日月而言之也未能推測躔次之
當食故曰不用其行所以指之為大變也
不徹爾雅云不道也註云徹亦道也此言天命不以其道
使我羅此憂苦也曰亦孔之痗曰我獨居憂曰我不敢傚
我友自逸蓋以身拘向邑之役為罪為孽受困於讒口也
我友自逸卽讒口巧舌俾躬處休者也

雨無正

幽王之時讒言交搆亂獄滋熾屠誅一世故滿朝臣僚避

禍色舉此蓋暬御之臣憂時而作也(小序以爲正大夫刺幽王此未及照檢曾)我暬(我暬御之句)人窮則呼天故詩人以王之暴虐誅戮謂天所使而曰昊天不駿其德也饑饉皆穀不熟也據韓詩外傳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侵然則饉非蔬不熟之名也至若穀不熟爲飢(郭註云五穀不成)蔬不熟爲饉乃爾雅之文也降喪饑饉者旣降喪亂又此饑饉也喪亂者誅戮也斬伐卽誅戮也斬伐四國則非徒誅戮朝臣一網彌天禍延四方也廣大之昊天而不駿其德仁愍之昊天(見爾雅及孟子萬章上篇註)而降此疾威則是豈天心之然哉人實爲之也今弗曾思慮則無

懲畏之心也弗曾圖謀則無改悔之意也有罪伏辜亦指
誅戮而言也讒構成獄鍛鍊其罪並伏刀鋸故曰既伏其
辜也
周宗既滅不可泥固見之而為宗周已亡指此為東遷後
詩也且西周則謂之宗周文義與周宗不同周宗者周之
宗社也政亂國危雖姑未亡亡兆已形君子炳幾先見以
為既亡微子曰今殷其淪喪此指其亡徵敗兆而言也正
月篇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此亦宗周雖存而滅亡之形
已成也此詩之周宗既滅非以周之宗社滅亡後而言也
與褒姒烕之同一詞義其曰靡所止戾即其將亡之謂也

如彼行邁者誠以皇路之遵正譬之行邁也辟言不信讒言是用則從違反常舍正路而不由故曰則靡所臻也不畏于天誠以殘虐無告也詳補義惜惜者惜怛痛心也舉世誅戮而禍幾已兆所以惜惜也

聽言則答與桑柔之聽言則對同一詞意桑柔之聽言則與誦言對勘此詩之聽言與譖言對勘大抵聽言者聽從之言也聽從之言卽王所信受訓酢問議之言也如是解得然後方可與誦言譖言對勘若云聽我之言註桑柔欲聽其言此詩註則其與誦言譖言文例敵戾將何如哉此詩之言蓋謂王所聽從之言則隨問隨答一有譖害之言及己

則惟皆退避色舉蓋以當時誣譖成獄誅戮徧及故滿朝離去以避禍網也

小人徒以口舌務悅人聽此世所云能言也君子之言惟以忠直人所逆耳不以辯給此乃世所云不能言也忠直之言皆出於心腹不惟任憑舌端喋喋以出此謂匪舌是出也逆耳而忤人心觸時諱為罪為殃所以維躬是瘁也巧言如流則只出於舌端為寵為利所以俾躬處休也

第六章所言則當時忠直不阿之人為人讒構並皆得罪天子此其王所云不可使也維躬是瘁哀哉不能言其見容而得幸于王者皆喋喋巧言讒害善類者也所以王云可使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而怨則及於朋友也怨及者阿諛讒構容悅于王而加害于朋友也鼠思與癙憂皆以鼠而取義也爾雅訓癙爲病劉氏曰鼠病而憂蓋憂思成病也

小旻之什　小旻

小人盈朝邪謀亂政賢者畏禍之及而作此詩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卽小人之背君子而從其朋也此非指王而言也故劉向曰幽厲之際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引此詩第二章以實之可驗也大抵此詩全篇專以畏小人邪謀不及王躬之責咎也卬者勞也瘁也亦孔之卬指王之勞瘁也孔子曰下難知則君長勞故臣儀

行臣有可儀之行不重辭所重者在守辭不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
知凡有所行者無僞行苟有所言者無虛辭則君不勞矣小雅曰匪其止共維
王之卭出緇衣篇此是引用巧言第三章末句而實與此詩旨
義相同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則援其不及煩其不知僞
行虛辭而情狀難知所以為其君者心勞而甚痱也以詩
人而視之亦知甚為王之卭也此謂我視謀猶亦孔之卭
也伊于胡底則以國勢而言下文遂云國雖靡止也
回遹之謀發於事為無非虐威故呼天而訴之曰旻天實
為此疾威此其畏禍之辭也謀猶回遹者小人之邪議也
緇衣篇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之句而子曰南人有言曰

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論語云作巫醫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
能知也而况於人乎孔子之釋詩義盖以小人淪訛是非
無恒為謀瞶囂聒故稽之卜筮而龜亦厭其瀆亂不能知吉
凶所以不我告猶也誰執厥咎者具曰予聖莫敢矯其非
也正月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與此相同也
四章言先民大猶而下列洪範五事則先民箕子也大猶
洪範也此詩全篇意脉專以謀之一字箕子之言其謀事
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此其謀之衆而及於民庶之公言故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遂為大同之謀謀事而能法箕子之謀事則是即先
民之是程而其謀大同也今也不然不能遠聽廣詢維邇
言是爭則龜不告猶謀夫之多發言盈庭其異乎龜筮卿
士庶民之從此由謀事之不法乎箕子此謂匪先民是程
也箕子洪範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誠以詢及於肅乂哲
謀聖之大道謀事而能如是則是以洪範大猶為經也今
也不然維邇言是聽是爭則所謀維親近朋比之言不詢
於肅乂哲謀聖之大道此謂匪大猶是經也各是其言所
以不潰于成也邇言者親近暱狎之言也潰者決也
箕子既是先民則今世未嘗無洪範大猶即肅乂哲謀聖

五事也國之靡止者政亂國危若涉大水靡所止泊也民之靡膴者讒慝滋熾斬伐四國並伏屠誅餘民無幾也見己前編膴者厚也以靡止之國靡膴之民苟能謀及滿朝卿士謀及在野庶民則尚有或聖而或否尚有或哲謀而或肅艾之人五事之謀謀即聽聰之作謀也與謀議之謀不同此其大猶不墜於地而在於人也不此之謀及而維聽邇瘉之言所以謀之回遹勢將滔滔如泉流之漸濫也詩凡言小人虐害皆譬泉水曹風之冽彼下泉大東之有冽氿泉四月之相彼泉水我日構禍與此詩泉流皆一例

小人危殆甚於虎河之難暴馮故畏之而不敢犯此形之

已著而人所共知也人不敢犯而邪謀旣熾則禍幾已兆潛長隱滋於無形之中此人所不知而恬然狃安也此之謂知一而莫知他也戴胥淪溺之禍迫在呼吸故心之憂危臨履淵氷也毛傳云莫知其他不敬小人之危殆然則暴虎馮河二句虛辭而無託意恐未深究

小宛

鳩種非一爾雅有鴡鳩鳲鳩鶻鳩又嚴粲詩緝曰左傳少皥五鳩備見詩經鳲鳩布穀也曹風之在桑是也鶻鳩鷽鳩也氓詩之食葚是也斑鳩則又其最小者飛輒拍翼而鳴逝故謂之鳴鳩蓋飛之小者而宛其小貌也翰者兩翼之羽張翼之謂也常武曰如飛如翰翰飛者張布兩翼而飛也飛

之大者四月所云鶉鵰也鳶之翰飛戾天是也宛鳩蓋比小
人而拍翼鳴飛不過搶榆枋而止今乃翰飛則張布兩翼
騰翥戾天以喻眇然之小人能氣勢飛騰也所以畏其及
禍而忝所生也明發不寐則憂慮之深也有懷二人懼或
忝辱於父母也沔水以歎隼比小人而遂云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即同其旨義也蓋以小人張
勢讒訛暴虐亂獄市貨富人則以賄獲免維是惸獨鰥寡
顛連牢獄不知朝夕禍網落在誰邊所以畏及禍也小人
之讒訛熾禍專由王之沈湎昏醉懵然不辨乎善惡所以
愍其天命不又此其刺王也

各敬爾儀是相戒免禍之言也彼昏之彼字爾儀之爾字
案對相立則彼字屬王也爾儀之爾即教誨爾子無忝爾
所生之爾同屬一邊語也各敬爾儀即沔水卒章我友敬
矣讒言其興之意小人之狀害善類言語爲亂生之階苟
能敬以善避則禍亂不及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君子愼
德專以敬儀日邁月征即各敬爾儀之道
穀之爲善蓋與莠之爲惡對言也中原之菽即嘉穀也集
傳所以謂善道也然則式穀與菽相對照似之與負之相
對照也螟蛉式穀之義講義備矣
鶺鴒之取義於兄弟急難以其飛則鳴行則搖也常棣鶺

鴒則在原者也則是平常之時且行且搖於原也此詩之
鶺鴒則見危機而翾舉無暇在原行搖所以載飛載鳴也
以喻懼禍而兄弟不遑安居也兄弟之相戒也故勉以無
忝所生也日邁月征不遑自逸卽其應載飛載鳴之意大
抵免禍之道修身爲先故二章而各敬爾儀其次則教子
作善之義爲大故三章而式穀似之四章而禍機迫近夙
夜警勵也

二章之天命不又以王之昏然不知愍邦國之將亡也五
章則以懼禍之心惕禍網之方布也交交者相交也交交者
雎雄之往來相交也秦風云交交黃鳥此與塡寡意相對照交交

者兩兩也塡寡者孤特也貪暴在位罪罟橫羅鰥寡尤衆桑扈啄粟蓋比在位之侵虐窮民也交交則貪虐之羣朋衆多也桑扈本是竊脂即小人之竊食君祿也竊脂而猶不足今猝不當猝之塲以啄不當食之粟即小人竊祿之猶不足遂乃侵加不當加之窮蔀殘虐不當虐之塡寡杼柚都空瓶罍悉罄以至空岸空獄所以謂啄粟也黄鳥之集穀啄粟實比侵虐則此亦一致也富人有財以應誅求所以脫免罪罟維其貧苦惸寡無財可與此是空當於禍網此之謂空岸空獄也塡瘨不可相通塡者苦也字音爲上聲瘨者病也字音爲平聲不當訓塡爲瘨也塡寡者貧苦窮寡也

其曰哀我塡寡者詩人設爲自己之話

頭以致哀憫之情也

當此亂世。相戒以自善其身。無蹈禍機。維以溫恭惴栗小心。敬懼戰兢。自持專是畏小人也。深谷薄氷。即小人之禍網言穽也

小弁

弁與拚通。周頌之拚飛維鳥小毖篇是也。飛而拊翼。故曰拚拚與抃同抃者搏也拚是飛之小者也鳥雅是小人之象北風曰莫黑匪烏正月曰誰知烏之雌雄而鷽又是小而多羣以喻小人之多羣也歸飛提提則小人之得依歸而安舒也其曰歸飛者空臼廢黜故羡彼鷽之歸飛有所歎己之不如也民莫不穀實指歸

鷽之提提卽羣小之得志也周道者周朝行之道也踧踖然行不自安歛足而小步也王室陵遲滿朝羣臣避禍離去莫有朝夕出入則宗周如砥如矢朝廷之路窮廢爲茂草 大夫離居見雨無正篇 愍邦國之垂亡心之危惴不敢不局不敢不蹐而踧踧然也足則踧踖心則杵擣此其相對爲文也

桑梓有敬父母之道伯禽見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喬其陰有木名梓盍往觀伯禽往見喬實高高然而上梓實晉晉然而俯喬者父道梓者子道然則梓維以敬父之道而瞻喬也女桑 爾雅所云桋桑 小弱而依附大桑者卽少女依附其母之象女桑之小弱梓木之晉俯是以恭敬之貌

而瞻依父母之道也所以指桑梓而歎其樹木猶必有恭
敬之道可以人而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乎父以尊嚴故瞻也母以慈愛故依也
傷己之放黜靡所瞻依也
屬毛離裏之義劉向新序魏文侯事己有明解裘凡三重
而成者也毛以表出而毛之傅處爲皮與裏衣複合以縫
之色南曰羔羊之皮之革之縫是也然則皮遂參三而居
中于以外屬於毛内離卽麗附也於裏衣也子居父母之間上
而瞻父内而依母血氣相連卽是裘皮之外屬毛而内離
裏也其襯切比附不可分開而今焉放黜有若不屬而不
離者故其言如此此蓋當時鄙諺而引用爲喻也

菀柳以比小人之氣盛漼淵以比危機之臨深如臨深淵鳴蜩嘒嘒則衆怨之沸騰也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萑葦淠淠則衆小之叢雜也時象如此國且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所以舟流之靡屆也鹿奔足伎盖以俟其子也方奔而似不可盡俟友羣也維足伎伎鹿亦俟子所以襯切於詩旨也壞木木之自敗自破者也壞木無枝者憔悴而無親附也鹿之母子雉之雄雌木之枝皆是傷己之孤獨也先之者尊而先之也兎方途窮而來投故尊而先之使放去也醻者燕飲賓主一獻一醻之禮也信讒而隨問隨答言往來真如醻酢也

左傳曰譬如捕鹿晉人捔之戎人掎之捔者絓其前也掎
者紲其後也伐木斧其前乃以繩繫木從後牽倒之是之
謂掎也集傳訓杝為隨其理此蓋從箋說也詩緝曰杝以
手離之也伐木而必掎牽其當掎處不可妄掎他處以喻
聽言而舒究之執罪其當罪之人不宜妄罪他人也析薪
而必隨理分離之當杝其當杝處不妄杝不可杝之無理
處以喻分析善惡者當明析有罪之人不宜妄析無罪之
人故曰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正月篇曰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與此
同意當時鄙諺蓋以山陵譬之譏言也不高而為岡陵者

豈非山之類乎不湲而爲溪澗者亦非泉之類乎以喻言之小者亦爲禍亂之階也所以戒其無易由言也由者從也言之所從出曰由卽賓筵所云匪由勿語由辭之言也逝梁發笱四句與谷風相同義詳邶谷風補義蓋棄婦去室放子辭家一據情緒也

巧言

祉者福也人君之錫福也喜則福之怒則禍之如怒則禍在其中所以懲讒而刑之也如祉則喜在其中所以喜善而福之也此互文也右文子曰喜怒以己亂見講義卽是也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二句乃一篇之大綱領不可作援詠

之虛詞以為下句之托興也此章旨義上四句為聖賢語
而作一節矣下四句為小人語而作一節矣蓋君子寢廟
則以興聖人大猷毚兔犬獲則以比讒人之心予忖也
大雅曰菀彼桑柔抑之詩曰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
人維德之基柔木緡絲者桑弧也然則柔木者桑也桑蓋
取於溫柔之德也君子樹之則溫柔以樹德也桑田之衛
縱樹之則木之株枚歷歷可數其猶往來行言之善惡亦
維君子焉昭昭數之昭昭數之則碩言巧言莫逃其情也

何人斯

非以譖我而責其不畏于天也蓋讒害善類殘虐民生天

所疾之故謂之不畏于天也
小人本比之惡風檜風之匪風飄風發發桑柔之倏風隧風是也此詩之飄風非獨爲蹤跡之飄忽直以飄發之風是冬寒酷烈草木死萎之風卽小人惡德讒構誅戮流毒生靈者也自北自南以風而言也
壎箎之義講義備矣樂記曰纍纍乎端如貫珠壎箎二器相須相應連續爲一此之謂如貫也譖我以非罪則不知我也更要詛盟以質我心也

巷伯

萋同緀說文云緀帛文貌論語曰斐然成章字書曰緀斐文章相

錯貌蓋縷是帛之有文而已及其斐然則文飾之漸盛而成章也又因以貝錦之五彩則極致其文飾也以喻譖人之飾非文過自小至大也○蔡仲默註禹貢織貝云織貝錦名詩曰貝錦是也本是鄭說按南史海南諸國傳林國出吉貝吉貝者樹名也其花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禹貢之揚州織貝即海南所産而此所云貝錦即吉貝織成之錦也然則貝錦是五彩燦爛者也

哆者張口也侈者張大也哆張之口而至於侈然之大則口辯之漸張也又因以南箕之廣舌則既哆張其口又廣

長其舌極騰其辯說也即譖人之譸張為幻欺成大言也

先以萋斐貝錦以致文飾次以哆侈箕舌張大言辯蓋以

小人之情先自文飾外華然後始乃騁其口舌也

緝者繼續也緝緝則連續也翩者疾飛也翩翩則聯翩也

即小人締結連聯之狀既張大口舌因以謀欲譖訌故胥

締連進而緝緝翩翩也

楊園之下地以喻寺人之下位畝丘之高地爾雅註曰丘有隴界如田畝曰畝丘以喻君子之高位下地之道倚于高地則寺人所被

之禍以譖被宮亦將移加於高位之君子宜其各敬其身聽我

此詩謹以避之也

谷風

此詩乃賢人見斥於羣小而借婦人被棄之怨爲辭也所以取興於谷風谷風陰雨已詳於邶詩蓋取陰陽之和以比夫婦之和合也將恐將懼則邶谷風之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之時也將安將樂棄予則邶谷風之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之意也忘我大德則邶谷風之不念昔者伊余來塈之意也棄婦悲怨彼此無異也

谷風而陰雨乃爲夫婦之和合今焉維風及雨則風雨交作於是乎失婦交亂也風而及頹則陰陽拂怒夫婦相乖也維山崔嵬則頹風怒揚飄發凜烈高至山頂所以草死

木萎也於是乎夫婦怒暴勵勸洸潰家道壞索矣背棄之
極也至於及頹而山崔木萎亦冒以習習谷風之句本以
和調之風及其失和而爲頹爲死萎也
以小人而言則已自維風及雨而情志交亂及頹而憎猜
君子遂加怒暴也恐懼寘予則谷風和調之時也安樂棄
予則風頹怒飄之時也小人之行本比惡風故何人斯之
篇曰其爲飄風今者頹風之迴疾卽小人之回遹飄急也
始也頹風則風在平地遡之者只是噫僾也邶風曰終風且曀願言則
嚏大雅曰如彼遡風亦孔之僾今至維山崔嵬則卽南山烈烈飄風發發
之風也見蓼莪及四月於是乎栗烈觱發而大冬酷寒所以草木

死萎也此則小人暴虐之酷烈民靡不死喪悴病也思小
怨而搆成隙嫌則草死木萎之風亦將及我矣

蓼莪

王裒每讀此詩三復流涕盖以父死非罪而此詩冤恨透得心腸有若自其口出而然也此詩盖孝子為父母之冤死而作也幽厲之際小人用事讒構成獄戕害善類而致此也故五章云我獨何害

瓶之有酒常資於罍猶父母與子相資為命也瓶罄直以罍不能救瓶之竭是為可恥况父母之死子不能以其命而贖救之則此是罍不救瓶而為恥更甚矣

怙者怙冒如天之意恃者依賴之意父尊而如天之冒故曰怙也康誥曰我西土惟時怙冒母則親切而依賴之故曰恃也小弁曰靡依匪母周書曰無遺鞠子羞蓋以稚子為鞠子則鞠者稚而乳養之也所以專屬於母也畜則是養也育按說文云養子使作善也即教育之謂也

四月之詩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豳風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可知烈烈為氣寒發發為風號也前篇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風之飄發者其勢揚起高至山頂則叫號寒烈尤甚所以言南山喻其高也齊風曰南山崔崔小雅曰節彼南山律律則氣之大寒而酷嚴也弗弗則風之大作而怒疾也字書云律

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然則律律者氣寒而使人矜而縮
不得放肆也即寒甚戰栗之意而律律即栗栗之音同而
相通也律律烈烈合之則凾風之栗烈也弗弗者疾貌則
甚於發發而加以怒疾也弗與屬音近而弗弗發發合之
則凾風之屬發也義相照驗四月詩之以風日凄烈百卉具腓喻時政
酷烈萬民具喪遂云亂離瘼矣此詩之山烈風發山之氣栗烈風
之勢屬發亦謂小人之氣勢揚起而時政酷烈喪亂弘多所以
孝子之冤恨以其父母橫罹此禍也
父母遭罹慘酷而死故匪莪伊蒿者歎不能救其親於禍
罟不得為子職也嚴華谷曰蔚一名馬薪蒿蒿之尤麤大者哀哀父母者冤號
之極也鮮民之生者以其親之冤死而子獨頑忍孤生也
為子而忍見此禍斯云不如死之已久而無知也何怙何

恃銜恤靡至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也謂之銜恤則徹天之寃恨塡膺也謂之靡至則如窮人無所歸也呼父母而曰生我鞠我拊畜長育出入顧腹者念其恩而熱淚雙注也節節反復無非寃情之惜怛也至若五章六章又非凡常悲怨之辭烈烈發發即大冬酷寒百卉具死之風也父母而忍當如此酷烈之政受殘賊之害故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害字是着眼處也民莫不穀指小人之得志也全篇句句詞意怨非但勞苦不得終養之詩眞是腔血欲沸膓腑崩裂之情曲也（全篇一無自述勞苦之辭）

至若左傳子大叔論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而引缾罍之

句義取相資而已不必在於瓶小罍大也又漢陳忠疏所云（見講義）未免踈謬人方暘摧慟哀謂以禮制不序何據乎

大東（宗周在西則自宗周而視之無論大國小國皆在東方故曰大東小東）

匕匙也以棘木為之所以用取飯易之震卦曰不喪匕鬯是也饛簋捄匕固是東人産業之團聚而西人鈎取（詳講義）則簋飧是所食也以比耕穫之團積也

此篇並用周道周行則各自有義周道者周之朝廷之路砥矢以言其路之平直又喻皇極蕩坦之道君子而履行此蕩坦平直之道小人視之為法也朝廷之路故君子之所履行而小人則在下瞻仰斯謂所視也昔周隆時王道

蕩乎今爲貪虐戎風所以睠顧潸涕也檜人之顧瞻周道
中心忉怛皆以宗周之朝路也
二章之杼柚則織具也䉛簋棘匕既鈎取耕穫之所食又
取女工之所織尺縷寸絲皆輸於西人之侵漁故杼柚皆
空矣䉛簋杼柚對舉立文也下文之穫薪可載則照應䉛
飧而織女報章則照應杼柚其空也爾雅註賦役不均也
葛屨履霜若徒取非時之着則絺綌凄風亦無不可矣葛
屨己見齊風南山篇詳義及魏風蓋諸侯婚禮所用也公家新
嫁之婦至冬而尚着婚時葛屨冬着則皮屨則其民蔀屋之卒
歲無衣褐可知矣公侯之子往來周京之道供役不暇則

其下臣僚之勞可知矣此並取諸侯婦嬪與公子而言之
以見其餘也周行與周道有別則周行是周京之行路也
供役貢賦由此路而西輸也
佻佻爾雅云愈遐急也
註小國困竭遠益急切
有洌氿泉亦洌彼下泉之類也側出之泉亦興自上之潤
下殆同下泉也王澤涸竭時象寒凜卽洌泉之無以潤物
只自病物也必取氿泉者西人貪虐害及東人如側出之
泉西出東流而匊及也泉之側出無興下泉無以仰溉田
畝只浸穫積之薪也薪之穫積以比東人之勤稼已穫而
團聚積之也卽筐飧之方饛也氿泉之浸以比西人貪政
匊流而濫及遂來侵奪也卽捄匕之鉤取筐飧也穫薪之

載去則積穀之盡輸以去也然猶供役不息哀此勞苦之人連服輸將之事往來困瘁故怨之曰穫薪則尚可載也既載去則民可息肩而又此供役不息何哉

前三章言東人之困瘁後三章呼天而訴寃以天象而託喻四章則居其中並合東人西人而言故言勞逸之懸殊衣服貧富之懸殊以及私人之試百僚以見東人偏苦而西人偏好所以承上而接下也下文之託喩天象即東人苦而西人偏好之意也

鞙鞙爾雅作琄琄而云刺素食也郭註云識無功德尸寵祿也盖佩王者大夫命服之飾也西人無功德而叨寵則

琄琄字書云佩玉貌之佩不稱其德是固踰分而太長彼乃恬然
佩之若固有之不知為侈泰而長也或以其酒言酒漿之屬亦皆貪求也
必言天漢之監光以其雖若降監而乃反邈然不曾察東
人之困瘁也
襄上也織女之襄卽上機之名也星之得名以織女故因
以婦織而取義婦之方織則一脚常傾成三角形之跂詳講
義而其身則上在機上所以謂襄也曰跂曰襄皆襯切於
織義也今以女星之每歷一宮借為織婦每一上機之數
故曰七襄
星象以夜看之今曰終日何也終日者以晝言之也七襄

者今以周天總星圖考之織女天河曉而西沒又轉行而
入於地球下則以地上天球為卯時宮也自卯而數之歷
辰時宮巳時宮午時宮未時宮申時宮酉時宮凡歷七宮
而其時則地球下之夜地球上之晝也地球上之酉時宮
則日入而星出故織女之七歷其宮者當地上之酉時宮
遂見於東此其自曉天西沒之躔而行至於東也此以地
上之晝刻計筭地下夜星周行之度而曰終日七襄終日
者自卯至酉之日刻而織女之地下躔次自西至東之數
凡得地上晝刻自卯至酉七宮之度此其為終日此其為
七襄也蓋言之星之在天如釘着盤面未嘗轉移直以天

以全球之行挈之而帶運一日一周則星辰着天而隨行
故人在地上見之曉沒昏出也自卯至酉之宫卽総星圖
天球左旋一日一周還當本宫之度數十二時分宫之次
也織女以終日七襄之度數則自西而行東所以東人之
望其報章而言之也
織女而曰報章何也織女卽雲漢之星而雲漢之倬明為
天之章所以言織女而有此文章也報者旣取而還償其
所空也杼柚是東人之所織而西人奪取今至一空則織
女之機絲自西而來東空有以報償以成雲錦之文章今
乃不然此之謂不成報章也見奪於西人而責報於在天

之星直是無所控告而訴天之辭也
其曰牽牛服箱何也東人輸納之役牛車服駕相屬於周
行不堪其勞故覧彼星之得名牽牛而怨其不為分勞服箱
也啓明晨出於東惟向於西而行矣既行至西而續日之
長為長庚（庚續也）以比自東供輸惟向於西西人常若不足
又繼續而求其長輸也曰東曰西蓋有取義正是着眼處
也捄卽有捄棘匕之捄（見講義）捄是鈎採引取之貌天畢之
形捄然鈎引有網畢掩取之意遂與在西之長庚同施之
行列則若助西人而鈎掩也
西人之貪虐無異剝膚椎髓矣東人穫積之穀（上文之穫薪）必

眷揄簸揚去其糠粃然後輸納于西無時可已則簸揚之箕無以常繼故覽彼星之似箕怨其不為我簸揚之用也西人誅求甚至餂取酒漿上文之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即其愈求愈貪之意也東人常餽以酒而西人視之以匪漿則東人酒漿常常不足矣星之有柄有似酌酒之斗（大雅云酌以大斗蜀之酒魁即其遺制象北斗有魁柄也許慎說文曰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盖以酒器之四面形方者象斗魁四星而其柄象斗星之柄所以名斗也）則庶冀為我挹酒漿而亦只虛名無實用然則箕斗二星邈不助給東人之寠困也箕之翕舌是餂取以舌之狀若助西人而鈎取也斗之西其柄而揭則魁四星之為斗者向東此有挹取於東之狀亦若

助西人而貪取也斗之西柄則秋穫而可斂取之時也

四月

此詩有江漢南國之語則大夫之從役南國者自傷其遭讒罹苦也盖以小人得志暴虐患亂禍網遍世也

酷暴之政有似炎熱故首言夏暑也夏日雖云可畏四月維夏而暑至者六月而徂則大暑酷吏猶有去時也今茲之政如暑不退如火益烈云如之何

先祖匪人之人卽仁也中庸曰仁者人也人卽仁也古文人作亼人邊加彡爲亼卽人傍之加二爲仁仁卽亼字也故人仁相通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繼云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即上句為人孝弟之倒轉文法而仁即人字也子曰觀過斯知仁宰我曰井有仁焉此皆仁與人之通用也此詩先祖匪人之人亦仁字之通用也蓋言先祖匪是仁愛而忍降此禍詈乎忍則不仁今看胡寧忍三字可驗匪人即匪仁也

六月而暑徂則秋遂至矣秋之淒凉時象蕭索以比亂世荒凉民物蕭索也腓痱相通集傳之訓腓為病即以痱也古文蓋多此例蕃蕪作蕃廡洪範曰庶草蕃廡騰口舌之騰作縢周易咸上六烰烰爾雅文作浮浮生民篇肅乂洪範文作肅艾小旻篇揆作葵采菽篇○爾雅云葵揆也刈作艾臣工篇若此類不可勝數蓋假借

也痱之作腓亦是也風病曰痱然則秋日凄風而百卉具病其非風之痱乎此謂具腓也百卉風痱則葉離本莖四散飄零滯無歸屬其猶民之亂離皆無歸託也木之具腓卽民之具病故曰亂離瘼矣適歸之適卽適從之義謂主也

冬而烈烈發發詳蓼莪則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之風也見谷風其猶酷政凜烈奮發民將盡劉矣寒至於烈烈風至於發發則其贔屭之氣飄揚之勢必上至高山故蓼莪曰南山烈烈飄風發發若乃此詩則歷舉夏秋冬之天時所以不言南山而特云冬日烈烈其實則烈烈之至山也故次章

而承接以山有嘉卉三章四章之合看則烈烈至山而嘉卉栗梅並皆萎死也谷風曰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與此同義

上既言百卉則尋常之百草百木也以喻尋常之萬民也此言嘉卉則與百卉對舉以喻在位之君子而栗梅卽賢俊也百卉具腓者萬民之離散爲瘵爲瘼也烈烈發發之至山而山有嘉卉栗梅則是皆被酷寒而皆死此蒙前章具腓之意而死喪自在其中矣以喻小人讒虐煽禍而栗梅之賢俊並皆誅戮也故下句遂云殘賊殘賊者戕害善類之名也廢者棄也嘉卉栗梅遭冬烈而萎死則善類賢俊被酷暴而死亡卽小人之自暴自棄而無忌憚甘爲殘

賊之行之所致也此之謂廢爲殘賊也肆行殘賊而不自知惡斯謂莫知其尤也民莫不穀指得志之小人爲寵爲利也我獨何害誠以大夫遭讒爲罪爲辜被此斥黜勞役于外也此即同栗梅而遭殘賊之害也○第三章之冬日烈烈四章之山有嘉卉原是一意而順下也合之以當第二章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之詞例也○此詩歷叙天時以喻時政虐害夏暑旣酷秋凄又瘨冬烈更毒禍患常續也凡言虐害必稱泉水曹風之冽彼下泉大東之有冽氿泉小旻之如彼泉流是也禍害之至如泉方流而泉流尚有時清濁未嘗常濁猶有或清之時我之構禍則日又日日

無日或間殆甚於泉水也蓋此大夫斥黜而役外勞瘁從
事而讒口不止譴責日加所以謂我日構禍也構者交合
也構媾遘覯一例意也字皆從冓構與遘通遘者交遇也構禍
者遘禍也邶風之覯閔柏舟篇大雅之覯痻桑柔篇皆一例義
江漢者南國之大水也其流所經包絡環帶於南方則南
方之各國疆域皆入統內經緯錯綜者網之有綱紀此謂
南國之紀其猶人君統攝羣臣爲其綱紀也今焉君莫識
有則邈不統攝其異乎江漢之紀也斥黜役外專以王之
信讒也盡瘁鞅掌靡事不爲而王庶幾悟之日以望之王
如改悟其將召還今乃邈然若不統攝置之相忘所以托

喻江漢之紀而歎其寧莫我有也此言江漢南國以從役
在外卽其地也因其地而託詠也翰飛見小宛
蕨薇草也以喻小人杞桋木也以喻君子蕨薇在山者小
人之高位也杞桋本宜在山而今在下隰者君子之失位
也爲此詩者其自況也左太冲詩云鬱鬱澗底松離離山
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亦此詩意也

諸類 六